

大家小说

人生掠影

# 清风雅韵传千秋

谷好好

### 精彩阅读

他的书卷气并不会扑面而来，不是用外在的形象和表现来打动人，而是内敛的，经由他多年的艺术修炼沉淀下来，像磁石一般，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我们不仅要传承好前辈艺术家们的表演技艺和经验体会，更要通过对传统经典的代代相传，延续艺术家们毕生不畏艰难、艺无止境的从业精神。

“行云回雪，几度沧桑歌未歇。大好河山，碧管红牙海宇宽。盛时新响，欣喜后来居我上。老健还加，愿作春泥更护花。”这是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为上海昆剧团所作的题词《减字木兰花》。去年是俞振飞先生诞辰120周年，在中国文联、上海文联、中国剧协的关心指导下，上海昆剧团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更在年末推出包含一台主题晚会和两场折子戏精品演出的“清风雅韵传千秋——纪念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诞辰120周年专场演出”，来纪念这位近现代中国戏曲史上的传奇人物、上海昆剧团首任团长。

俞振飞先生作为横跨京昆两界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一生致力于发展戏曲事业，全面践行“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精髓，对中国戏曲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推进作用。他秉持“尊古而不泥古”的理念，赓续传统、推陈出新，创造了一系列经典的舞台艺术形象；他天赋佳嗓，发展了“俞派”唱法，形成儒雅秀逸、富于“书卷气”的独特表演风格，更为现当代戏曲界培养出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大家。

记得那是1986年，我从浙江温州考到上海戏曲学校，考试时第一次见到了俞老，他坐在正中间看着我们表演。不过，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只觉得这个老爷爷笑嘻嘻的，非常慈祥和蔼。俞老晚年时经常在上海绍兴路九号的上昆二楼小剧场，也就是今天的俞振飞昆曲厅录像。那时他眼睛已经看不清了，需要化妆师化妆，他总是戴

着一顶瓜皮帽，仍然是笑嘻嘻的。可一到舞台上，他就光芒四射，即便是小孩子，也能感受到他那种大艺术家的魅力。

人们都说俞老有书卷气，确实如此。他的书卷气并不会扑面而来，不是用外在的形象和表现来打动人，而是内敛的，经由他多年的艺术修炼沉淀下来，像磁石一般，有着无穷的吸引力，将昆曲小生内敛、儒雅、潇洒的艺术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俞老的唱腔更是有特点，极富感染力，给人无限的想象。

作为上海昆剧团的创立者、艺术风格的奠定者以及上昆的精神象征，俞老一生奉献昆曲艺术，为昆曲留下丰厚的遗产。在这次“清风雅韵传千秋”的演出中，有一个画面感动了很多人——舞台上，几代昆曲人凝望大屏幕中俞振飞先生的照片，艺术的敬仰与传承，涌动着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而今观众们惊喜的是，周志刚、岳美缇、蔡正仁等多位老艺术家纷纷登台亮相，献上了《连环计》《太白醉酒》《墙头马上》等精彩剧目。这些国宝级的昆曲艺术家已是耄耋之年，但是他们还能登台，还能演绎精妙的艺术，真是奇迹，我仿佛看到俞老在舞台上的风姿。他们对舞台的眷恋，对观众的热爱，对昆曲事业的拼搏，延续了俞老的精神，令人感动。他们在舞台上精湛的表演，既是表达对自己老师的思念，更是对后来人一种无声胜有声的熏陶和教育——代代相承的对昆曲事业的热爱。这是最好的引领，也是今天中国戏曲不能丢失的宝贵精神。



▲“振飞，雅正”——纪念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诞辰120周年主题晚会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上昆在人才培养方面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一代代昆曲人把传承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昆大班、昆二班的老艺术家以及中青年一代艺术家，手把手培养年轻人，并且甘做绿叶，帮助和支持他们在舞台上绽放光彩。老师陪着年轻人一起流汗，就是戏曲人一代代传承不绝的精神遗产。现在上昆“五班三代”，拥有一支健全而强大的人才队伍。想想当年我作为昆三班的学生进团的时候，跟昆大班二班的老师们相隔已有30年，而今天，昆四班、昆五班的年轻人已经挑起大梁，这是多么令人欣慰。

其实，从纪念俞老的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出昆曲这些年的蓬勃发展。昆曲600多年薪火传承，有“百戏之师”的美誉，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风采，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坚定。当年，俞老提倡“出人出戏”为立团之本，坚持“继承经典、演绎经典、打造经典、传播经典”的精神，建团40多年以来，上昆始终秉承这种精神，积极推动传统昆曲艺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抒写昆曲事业的动人篇章。去年，我们倾全团之力、重磅推出昆曲巅峰之作全本《杜

丹亭》。在老艺术家们的带领下，青年演员们苦练技艺，常常为了一句台词、一个动作反复切磋，在排演中迅速成长和进步，接过传承的重任。全本《牡丹亭》也是致敬俞老之作，它凝聚着上昆几代人对昆剧事业的执着和热爱，也是我们每一个昆曲人的守望和梦想，其价值意义远超出创排一出戏、一部古典名著的意义本身，是一次超越性的回归与创造。今年3月，上昆55出全本《牡丹亭》作为文旅部主办的“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进京示范演出作品，将在北京中央歌剧院倾情上演，呈现汤翁原著精髓，复原昆曲风流雅韵。对此，我们非常珍惜和期待，要把最好的《牡丹亭》呈现给京城观众。

作为新时代的昆曲人，我们不仅要传承好前辈艺术家们的表演技艺和经验体会，更要通过对传统经典的代代相传，延续艺术家们毕生不畏艰难、艺无止境的从业精神，永葆赤诚之心，坚定文化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也是我们对俞老最好的纪念和致敬！

（作者系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昆剧团团长）

## 关仁山：用文学反映新时代

本报记者 谢颖

日前，“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首部作品，著名作家关仁山全景式展现新时代华北地区社会生活变革的长篇小说《白洋淀上》新书发布会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

2022年初，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启动，作为一项长期的文学行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以原部长篇小说形式聚焦新时代中国山乡天翻地覆的史诗性变革，多角度展现乡村时代变迁。《白洋淀上》以2017年至2022年白洋淀新区成立和乡村振兴为大背景，以白洋淀渔民王永泰和他三个儿子王决心、杨义成和王德为核心展开的命运故事。重点描绘了王决心从一个打鱼人成长为央企工匠、妻子乔麦从备受家暴的养鸡女成长为具有家国情怀的乡村新人。作品气势恢宏，人物众多，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有浓郁的华北乡村特别是白洋淀水乡的生活

气息，洋溢着诗情画意之美。

回想起2017年4月1日获知雄安新区成立消息时的情景，关仁山记忆犹新，几乎当即决定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六年后，凝聚了无数汗水和心血的《白洋淀上》付梓，关仁山表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不仅仅是一个文学计划，更是新时代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美学原则的崛起，也是引领文学潮流的重大举措。乡土文学关联着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见证着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形成了独特的审美传统，打破传统乡土文学的书写，走出一条属于新时代的文艺创新之路是摆在作家面前的又一课题。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的眼光的评价，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所以，作家要对时代生活进行总体把握，思考文学怎样真实反映新时代。如今，《白洋淀上》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首部作品出版，他更感肩上赋予的神圣使命。

## 史依弘：传承创新诠释《大唐贵妃》

本报记者 杨雪

2月17日至19日，上海京剧院新版京剧《大唐贵妃》亮相国家大剧院，这也是该剧在北京的首次演出。由史依弘、李军、奚中路等上海京剧院众多名家担纲主演。日前，该剧主演史依弘在国家大剧院与专家共同解读《大唐贵妃》中的千古绝恋，分享台前幕后的创排故事。

史依弘分享了20年前与梅葆玖、李胜素共同担任《大唐贵妃》主演的创排细节。20年前，梅葆玖带着继承创排的心愿到上海创排《大唐贵妃》，从一连四本的大真外传《大真外传》选段，并试图将时代与传统相融合，加入了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丰富的艺术形式。源自京剧四平调“海岛冰轮”的主题曲《梨花颂》兼具梅派唱腔特色而又朗朗上口，此后成为不少新观众认识京剧、爱上京剧的桥梁。

2019年，上海京剧院在此基础上，排演了新版京剧《大唐贵妃》，不仅对于原有的情节进行了调整和梳理，

删去《贵妃醉酒》一段，使其更加符合戏剧的情境与人物的心理，同时，在第三场《梨园》中，史依弘一改以往杨贵妃平地起舞的动作，同舞伴黄豆豆、高小雅参照梅兰芳先生《大真外传》的演出剧照，融入古典舞蹈动作和戏曲元素，编创、复现了“翠盘舞”，展示出梅派艺术载歌载舞的艺术特色，也成为该剧的又一个亮点。

提及人物塑造时，史依弘表示“诀别”一段是杨贵妃对自己短暂一生的回顾，也是她与李隆基旷世爱情的最后交代。史依弘相信这种深深羁绊的情感会吸引、触动年轻人。

据悉，新版京剧《大唐贵妃》在舞美方面一改原版舞台上的实景，运用多媒体影像技术，将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相融互补，从而更趋向戏曲艺术写意、灵动、多变的艺术特色。在音乐方面，凸显恢宏气势的同时，向京剧本体回归，以更为连贯的音乐情绪，诠释这出具有传奇剧色彩、史诗气魄的历史悲剧。

## 迟小秋：向李默然先生及其艺术经典致敬

本报记者 郭海瑾

近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李默然戏剧笔记》首发式暨“追忆与研讨”——纪念李默然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办。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迟小秋向老一辈戏剧艺术家李默然所创作的艺术经典致敬。她说，李默然先生是一位造诣高深、品德高尚，为中国戏剧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民艺术家。他在影视剧《甲午风云》《兵临城下》《熊迹》《检察官》《花园街五号》《末代皇帝》和话剧《报春花》《尤利乌斯》《李尔王》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个个栩栩如生、声情并茂，让人终生难忘，心存敬意。

迟小秋表示，李默然先生不仅在我国戏剧界享有盛誉，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粹京剧也十分精通。《李

默然戏剧笔记》中有一篇是《我对戏曲的一得之见》的文章，他记录了京剧形成的历史、表演体系、行当流派等，着重探讨了京剧表演艺术家表现人物的高度艺术创造性；他还建议我国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同仁，都应该向京剧学习。

正是因为李默然先生喜爱京剧、精通京剧，以及对戏曲艺术的深厚情怀，使迟小秋有机会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迟小秋深情回忆了与李默然先生交流交往的感人故事，“默然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和教诲，就是让我在思想和艺术上成为时代和人民所需要的、能够传承发展京剧艺术的人民艺术家，我也会像默然老师等老一辈艺术家那样忠诚于党、心存人民，根植生活、辛勤耕耘，为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创作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不朽艺术作品。”

## 季进：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

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苏州大学教授、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的最新海外汉学研究评论集《文学的摆渡》。在书中，季进结合其海外访学经历和治学经验，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而展开，涉及中国文学史的重写、文本的翻译与传播，以及跨文明的文学对话等论题；论及《沈从文传》《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新型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海外的“《解密》热”现象、阿来《尘埃落定》的英译与传播等为例，论述“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呈现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复杂性和多维度。

季进认为，“我们吟诵‘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期盼‘海上明月共潮生’的盛景，这可能也是文学摆渡的理想境界。可是，今日的月光又有多少旧时月色呢？大概也只能感慨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在他看来，文学的摆渡并不总是一帆

风顺、凯歌高奏，而是“更多的是将中国文学联通到无限的可能性，中国与世界，进步与落伍，前卫与传统，摆渡使文学的景观变得日趋复杂和丰富，见证了一个内爆和分裂的世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评价说，“季进兄这些年热心于推动中外学界的对话，着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也乐于及时译介评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扮演了一个文学传播与学术交流中间者的角色。”（张丽）

# 知者乐，仁者寿

——我心中的吴思敬教授

赵敏俐

不久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等单位举办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新诗理论建设——吴思敬诗学思想研究”学术研讨会，适逢吴老师八十大寿，众多学者齐聚一堂，畅谈诗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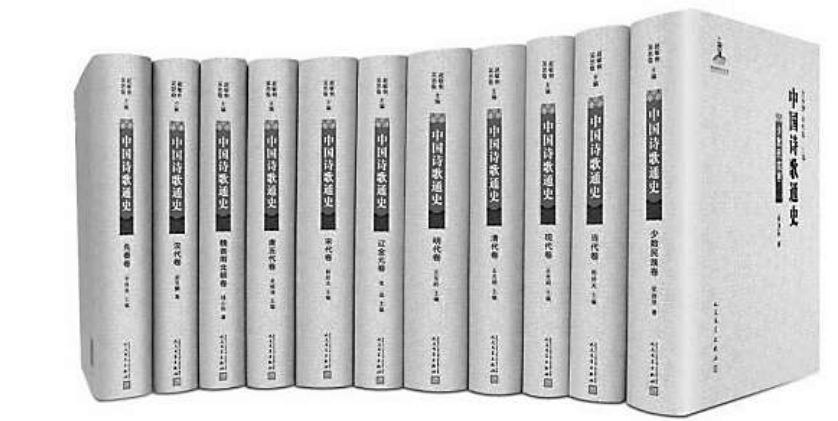
吴老师的年龄长我一轮，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从资历上来说，吴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从1997年春天调入首都师范大学，就与吴老师开始了紧密的合作，从这一点来讲，吴老师又是我最近的同事。记得当时中文系成立了学科发展建设3人领导小组，组长是系主任张燕瑾先生，成员是吴思敬老师和我们，我们在一起共同商讨中文系学科发展规划。1998年，中文系领导班子换届，吴老师任中文系主任，我任主管科研的副主任，我们的工作关系更加紧密。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组建建

立了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按要求，重点研究基地的主任不能由院系一把手担任，于是这一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吴老师全力支持。2000年，我们开始了艰苦的申报工作，很荣幸基地在2001年获得了教育部的批准。基地要有相对独立的建构，和院系平行。与此同时，吴思敬老师牵头组建文学院，并成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我则作为诗歌中心主任，不再兼任文学院职务。由于诗歌中心除科研之外的其他职能还要依赖文学院，为了更好地建设它，学校同时任命吴思敬老师为诗歌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这样，我们二人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工作关系，在文学院，我们归吴老师领导；在诗歌中心，吴老师给我以最大的支持。吴老师从文学院院长退下来之后，全力到诗歌中心支持我的工作，我们一起密切合作了20

年，直到2020年夏天我们两人同时卸任。

20多年来，吴老师一直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我。在中文系工作期间，关于科研工作的许多主意，其实也是吴老师在起主导作用。文学院那几年有突飞猛进的发展，1998年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获得博士学位点，吴老师任中文系主任之后，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学科点申报。2001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文艺学获得博士学位点，而且我们还申报成功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吴老师领导着我们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从此国内外学术界和教育界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刮目相看。在诗歌中心的发展建设中，吴老师带着他的团队，同样支撑了半壁江山。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在学术界最活跃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诗歌，编辑《诗探索》、确立驻校诗人制度，庆祝中国新诗百年，组建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诗歌朗诵团，20多年来举办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吴老师把我也带进了新诗研究领域，让我接触到了当代许多著名的诗人和学者，与他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了解了新诗的一些知识，所有这一切，我都要感谢吴老师。

吴老师是当代著名的新诗理论家，也是新时期以来新诗发展的直接参与者与理论开创者。从朦胧诗的崛起、《诗探索》的创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领域发生的许多重要活动，吴老师都曾参与其中。吴老师多年来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在新诗的理论探讨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这些无须我介绍，新诗界有口皆碑。在诗歌中心期间，我们两人还共同组织和主编了《中国诗歌通史》，这是



《中国诗歌通史》

